

打眼

——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

白明 著

 华艺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眼 / 白明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80142-771-7

I. 打… II. 白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11050号

打眼

作 者: 白 明

责任编辑: 黑薇薇 刘 方

装帧设计: 刘金川

责任校对: 石 英

出 版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

电 话: (010)82885151

传 真: (010)82884314

印 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70千字

印 张: 17.5印张

版 次: 2007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771-7 / I · 348

定 价: 28.00元

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34788号

ISBN 978-7-201-04277-7

定价：38.00元

白明 著

北京 故宫出版社

北京 故宫出版社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前言 | 1 |
| 第一章 绪论 | 1 |
| 第二章 白明陶瓷艺术 | 1 |
| 第三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美学特征 | 1 |
| 第四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文化内涵 | 1 |
| 第五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市场定位 | 1 |
| 第六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发展前景 | 1 |
| 第七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收藏与投资 | 1 |
| 第八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法律保护 | 1 |
| 第九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社会责任 | 1 |
| 第十章 白明陶瓷艺术的未来展望 | 1 |
| 附录 | 1 |
| 参考文献 | 1 |
| 后记 | 1 |

白明

2006年11月

于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



“人眼”三部曲之一：《打眼》



问：现在是全民玩收藏，就那么点儿真东西够分的吗？

答：不够！

再问：那剩下的是什么？

再答：就他妈剩打眼啦！

A close-up, high-contrast photograph of an elderly person's face, focusing on the eye and forehead. A hand is resting on the forehead, with fingers slightly spread.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, highlighting the texture of the skin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gaze.

打眼

——古玩收藏的实话实说

白明 著



白明 1958年出生，回族。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崇文区委员会委员，
北京收藏家协会会员，
民营北京睦明唐古瓷标本博物馆馆长，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电子音像出版社副总编辑。

目 录

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序 | 马未都 | 8 |
| 引子 眼大还需要有“神” | | 10 |
| 1 “掏老宅子”之一：那只“明代”影子木香柜 | | 19 |
| 2 “掏老宅子”之二：一皮箱的“老扇子” | | 31 |
| 3 “掏老宅子”之三：“二把刀”捐献的两把刀 | | 40 |
| 4 “掏老宅子”之四：让我画不了句号的结局 | | 47 |
| 5 一只“宣德大缸”的离奇故事 | | 53 |
| 6 汝窑迷踪之一：开篇 | | 62 |
| 7 汝窑迷踪之二：汝窑，我爱你的一切及其他 | | 71 |
| 8 汝窑迷踪之三：吴仁兄的汝窑情结 | | 84 |
| 9 平安大街爆笑故事之一：老李的两麻袋“釉里红”瓷片儿 | | 91 |
| 10 平安大街爆笑故事之二：酱褐色釉四系小罐儿 | | 104 |
| 11 Oh! My God! ——黑色的、有孔的“不明古物” | | 112 |
| 12 劳力士手表与带着“古老包浆”的陶罐 | | 118 |
| 13 在欧洲“爆炸”的土地雷 | | 125 |
| 14 被刷满了油漆的“老古瓷” | | 134 |
| 15 “五十亿元”买回来的冬青釉盘子 | | 142 |
| 16 一副“手卷”设下的陷阱 | | 148 |
| 17 油炸“老核桃” | | 157 |



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8 | 古玩市场里的“跟屁虫儿” | 164 |
| 19 | “巴蜀大侠”老布的故事之一 | 172 |
| 20 | “巴蜀大侠”老布的故事之二 | 181 |
| 21 | 老黄让碎碗茬子给“扎”着了 | 191 |
| 22 | 老梁VS我，于是就PK了一回 | 200 |
| 23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一： 被卖主索回的“元青花” | 208 |
| 24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二： “谁在骗谁？” | 214 |
| 25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三： 巴德大哥的一顶“战国头盔” | 220 |
| 26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四： “黑子”的故事 | 228 |
| 27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五： 别的干不了，就干“古玩”吧 | 234 |
| 28 |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六： “包坑儿” | 242 |
| 29 | 一个另类故事：元青花瓷片记忆着的生死别离 | 250 |
| | 尾声 心魔 | 270 |



打眼是古玩收藏之路的必修课。新上路者往往像一个踌躇满志的猎人，刚愎自用，趾高气扬，无视路途荆棘密布，野兽出没，满眼只有猎物，没有危险；而长途跋涉者遭遇过蛇咬，变得缩手缩脚，常怀井绳之虞。以愚之见，这门课程的复杂深奥超出任何初学者的想象。

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，唯一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。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已逾五千年，况且今天许多收藏品还早于这个时代。各类新石器时期文化的证物至今还在收藏者中流传，传递着古老而诱人的文化信息。面对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文物信息系统，每一个智者都渺小得不能再渺小，所掌握的知识再丰富也不过沧海一粟。文明的积累在此刻的力量，轻而易举掀翻任何蔑视它的好事之徒。

这个好事之徒就是我们自己。在物阜民丰时代，收藏的乐趣在坊间传染蔓延，据古人之物为今人所有，此乐趣妙不可言。人性的弱点就在这妙不可言中一点点展现，面对诱惑，不再评估自己的能力，孤注一掷，以博弈心态上场，后果甘苦自知。

官方提倡的全国性收藏热自北宋、晚明、康乾、民国至今已是第五次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历代仿品尽在其中。此次收藏热

度之高，幅度之广超过历次。稍有不同的是作伪的质量，做套的手段花样翻新，前无古人。收藏本是个人与千军万马作战，不死已是英雄，别奢望再不负伤。负伤对一个明智的收藏者不是耻辱，而是一种光荣。

白明师兄将自己在途之伤展现于世，是他的高明之处。按旧时古玩的习惯做法，打眼后往床下一塞，眼不见为净，羞于见人。有勇气讲述自己可能被别人耻笑历史的人，令人尤其令我钦佩。不要说业余爱好收藏者，即便专业人才，即便国宝大师，打眼看错亦是家常便饭。几十年来，我经历我看过的不计其数。这个领域没有神仙。

私有意识出现于人类社会那一刻起，生活变得丰富起来，随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戒贪。人性的弱点是会被人利用的。防止打眼，戒贪极其必要，其次才是努力认真地学习各类知识。从这点上讲，本书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一本指示收藏的专业书籍。读者应该珍重白明先生经验之谈，切肤之痛。勇于面对收藏之路的荆棘乃至陷阱，关键是事后的总结修正。读此书不单是听别人上当的故事，而是要弄明白人生的一个道理。

我说过，文化的乐趣是终身的乐趣。从这点上讲，打眼也是一种乐趣，体味痛苦，充实知识。古人云，不冤不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是为序。

白明

丙戌大寒

引子

眼大还需要有“神”



收藏界(过去也叫“古玩行”)里的玩家们，常奚落别人，却又最怕落在自己头上的两个字儿，就是——“打眼”！

这“打眼”略似“现眼”，但是比起现眼来更甚。因为丢人现眼不花钱，最多让人家哄几嗓子。打眼可就没这么便宜了，不仅叫人当面或者背地里喊：“哦——！给他一大哄哟！”最让人肝儿疼的是：得生生的用钝刀子从身上往下剁肉。

是人都喜欢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英勇，谁没事儿愿意把走麦城的倒霉总挂在嘴边儿上？怕的是像古人所说的：“夫人必自辱，然后人辱之！”因此，比剁肉还难受的，是这事儿还不能跟人家说，说出去了不仅没人同情您，还会让大家对您的眼力甚至能力产生怀疑，那可是后患无穷的。

没辙！把咬碎了的牙往肚子里咽吧，咽得下去咽不下去，可就看您自己的涵养了。

所以，从古至今人们把古玩又叫“骨董”。我想，牙是骨头生的，一摊上打眼的倒霉事儿，就得把这些小骨头儿嚼碎了愣往肚子里咽，而且连口水都不能就，个中滋味只有玩家自己清楚，这大概就是玩“骨董”一说的由来吧？

嘿！是哪位哲人说过：把玩骨董能把玩出一世高雅，收藏骨董能收藏出万贯家财来着？我真想偷着跟丫急一回……

现在世面上有文才的主儿特多，所以写文章什么词儿都敢往里捅，当今好像挺时髦“拷问”一词。比如“拷问良知”、“拷问诚

信”等等，还有人要通过河南的二里头遗址来“拷问夏王朝”。

但是在这个盛世收藏的今天，有没有人敢站出来拷问大家的眼力？拷问造假者的心计和手艺？拷问人们在这满世界的骨董文玩当中，能辨认出几件是真家伙？再说得明白点儿，就是拷问您为什么会有打眼的时候？

2005年某月某日，当今的古玩泰斗做客电视台的某节目，那个戴眼镜的主持人“端得无礼”，死乞白赖地追问老先生：“您是否也打过眼？”老先生很是睿智，总能够绕过他的话题。

无奈，主持人退而求其次，说：“那就请您谈谈对当今骨董造假的看法。”

老爷子便轻搔着满头银丝，感慨抑或是无奈地借用了一句毛主席的诗词：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！……”

这节目可是面向海内外播出的，有着亿万万的观众，不知道别人怎么想，反正我这儿已经是汗流浹背了。

二

古玩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于世上的，我没有考证过，倒是在史书里看见当年齐宣王有那么两句闲篇儿：“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”，“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”。这好像就是在赞美文玩收藏。

可见，这收藏的乐趣至少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到了近代，又有鲁迅先生的文物不仅传承了文化，必要时还可以“救援

经济”之说，这古董文玩的升值潜力便不言而喻了。

然而，顺应着这纷繁变幻的文玩收藏市场，一支高智商、绝手艺武装起来的造假大军便挥师南北、所向披靡。几百年来，人们就像躲不开瘟疫一样地躲不开赝品的纠缠，于是乎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这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也就拼杀了几百年，好不惊心动魄！难道这不也是道德与欺诈的较量？

近十多年来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，政通人和、国泰民安，人们便争先恐后地为盛世收藏谱写新的篇章。于是，古玩市场如雨后春笋，收藏家若花聚蜂蝶，看着让人既兴奋又有那么点儿担心。兴奋的事儿自不必多说了，担心的问题好像有点离谱：这么容易就形成了个“收藏热”？它可别最后成了“收藏传染”吧？收藏具有“传染性”，这不是我发现的，我没这么高的道行。简单看来，收藏既然有着那么多的乐子，那张三打个喷嚏，李四就难免鼻子眼儿痒痒，这还都是关系亲近的。其他那些“弱关系”（即熟悉但不经常来往的）也不含糊，前几日就有个三年五载见不着面儿的医疗界朋友打电话给我，说几年来花了五六十万元钱，买了一百来块带着“血沁”的古玉器。

问：“您怎么干上这个买卖啦？”

答：“跟你学的。”

“我何时‘教导’过让您老人家往这潭‘浑水儿’里跳？”我诚惶诚恐。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受你传染呀……”对方嘻嘻哈哈。

受我传染？妈的！我怎么有种成了SARS期间果子狸的感觉了？您说说，现在我能不告诉朋友们注意“打眼”——这血淋淋的俩字儿吗？说这世界上真有没打过眼的人，那就是从来不动收藏这个念头的（当然，他也未必就不在其他的领域里“打眼”）。但凡玩儿收藏的人，谁敢说自已没打过眼？小打小闹也就罢了，偏有